

ER NÜ QING CHANG
李云良 著

长篇小说

儿女情长

朴实中屡见真情

无华中迭有波澜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 SHE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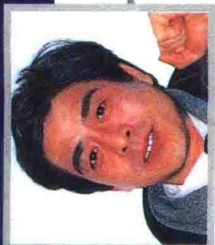
李云良 著

长

青

女

儿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官 超

儿 女 情 长

李云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65,000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5321-1586-0/I·1278 定价：15.00元

九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小弄堂。老房子。童富昌一交从阁楼的楼梯上摔下来。昏迷。被紧急送进医院，没有床位，被搁置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海军中尉谢安愤而责问院长……

第 一 章

童富昌是在六十五岁那年回到上海的。

本来六十岁就该退休，老厂长留他，说你是西北机械厂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钳工王”，厂里少不了你。他说，我可不是什么创始人之一之二的，不是个人物，是一把钳子，老虎钳子。话虽是这么说，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一留又是五年。掐头去尾一算，他在大西北整整三十年。走的时候是个三十四岁的青年小伙子，回来的时候头发已经变成芦花了。难怪小女儿童建兰给他梳头的时候要掉眼泪呢。回到上海的第三天，他就到欧阳路街道的一家制锁厂应聘，当了个技术顾问，给的钱不多，他也没什么怨言。一千又是五年，到了七十岁上，六个子女和老伴给他来了一个“勒令”和“最后通牒”，他才不再“顾问”了。不过，那个从大西北背回来的帆布工具袋和一顶浸透着沧桑岁月的老式帽子一直伴随着他。给里弄的邻居们修个水龙头，换把门锁，给马桶的冲水器换



方秀云正充满温情地给童富昌挠背

个塞子，给煤气灶换个阀门，不干活双手就痒痒，不摸钳子扳手心脏就早搏，他跟儿女和老伴这样说。他们也只好睁一个眼闭一只眼，背后叫他倔老头。大西北改变了他的性格和脾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一天，一九九六年初夏的一个早晨，童富昌被阁楼上说话声吵醒了。

“还睡？”

“就起，就起。”

小阁楼上住着他的小儿子童建设一家。童建设打开台灯看了一下闹钟，才四点多一点，翻了一个身又沉沉睡去。

身边的妻子胡巾娣伸手拧了一下丈夫的耳朵：“还睡！”

童建设仍然窝着不动。胡巾娣下床，蹲在五斗橱边的马桶上撒尿，顺手将旁边被儿子蹬到地板上的被子撩到小床上，又掖了掖被角。她抖了一下身子站起来。“要死，又睡了。”

她捏着丈夫的鼻子，这下子童建设彻底醒了，他晃了晃

脑袋,坐了起来,低声地说了一句:“你就像个资本家!”

胡巾娣说:“我要是个资本家就好了!”

童建设穿上衬衣,套上裤子,然后到处找东西。胡巾娣上了床,重新躺下,歪着身子问:“瞎翻腾什么呢!”

“袜子!”

“腰上!越来越没个人样了!”

童建设低头一看,两只袜子不知怎么被夹进皮带了,他抽出袜子,套上,又穿上鞋,来到阳台上。阳台很小,一角搭了个洗脸池。他伸了个懒腰,四下看看,黑色的幕帐还没有被晨曦撩开,但远处的一排排石库门房子的屋顶已经闪烁着漉漉的蒙胧光泽,和他一样,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

童富昌的老伴方秀云其实早就醒了,从老头子去大西北那年起,她就会在四点钟醒来,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坐了起来,穿上一件颜色黯淡的夹衣,叹了一口气,小声地对躺在身边的童富昌说:“就数老三命苦,娶了个媳妇,也不知道疼他,这么早就把他叫起来。”

童富昌说:“怨谁?当初我说阿彩不错,他非要巾娣,这是自讨苦吃。”

方秀云拍了一下老伴的肩膀说:“小点声!天花板不隔音。”

童富昌不说话了,翻了个身。“给我抓抓背。”

方秀云把床头柜上的一个“老头乐”交给老伴。

“我要你来!”童富昌说。

“看把你享受的,我服侍你一辈子,到老了也不放过我,你呀!”方秀云伸手给他挠背,还故意用力挠。

“轻点,你这是刮鱼鳞呢!”童富昌几乎要尖叫起来,“我可不是河鲫鱼。”

童建设从阁楼上下来了,一双冒牌的耐克脏兮兮的已经分不出鼻子眼睛了。腰上系着一个黑色的腰包,手上拎着一个大号的雀巢咖啡瓶,上面用塑料绳结了个套,他显得

很疲倦，就像一头被阉了的雄鹿，走起路来都有些恍惚。
“妈！”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方秀云起来，先给小儿子的茶杯里放上一些茶叶，然后冲满了开水，童建设站在一边望着杯子里旋转的茶叶发愣，接着连打了三个哈欠。方秀云把水溲蛋做好了，童建设一阵狼吞虎咽，算是吃好了早饭。

童富昌下了床。“慢点，没人跟你抢。”他说。其实，他也心疼小儿子，不然当初就不会让他在家里结婚，只是不说罢了，大西北的风沙和古长城的青砖把老头子的心给磨练硬了。

童建设抹了抹嘴，说：“爸，妈，我走了。”

“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千万别闯红灯。”望着小儿子的背影，方秀云不由一阵心酸。“真够苦的。”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

“这叫什么苦？比起我当年吃的那些苦，这算什么？”童富昌说。

“你不是要当老先进吗？那是自找的。不跟我商量就报名去了大西北，把我一个人扔在上海，拉扯六个孩子，你这个人，真够狠心的。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我那是支援大西北，党的号召。”

“知道，你是老标兵，老模范，钳子王，行了吧？”

“我呀，就看不惯你每天早早地起来给他煮鸡蛋！我在大西北的时候，还不是自己烧饭吃？”

“他不是小儿子吗？”

两个老人说话的时候，童建设已经来到弄堂口。那里停着他的夏利车。他习惯地用手摸了一把车头盖，打开车门，将茶杯挂在方向盘边上的一个钩子上。然后正了正后视镜，开始了一天繁忙辛苦的征程。

童建设开着“夏利”从欧阳路出来，拐向吴淞路，然后绕到四川北路上。没有人招手拦车。他驾着车子缓缓地行驶

着，远远地，有一辆小型的清洁车在前面行驶，司机是个女人，穿着杏黄色的工作服。“夏利”超过清洁车，在车的前面停下。童建设从后视镜里望着清洁车，见那女人戴着一个大口罩，几乎罩住了大半个脸，只露出一双忧郁的眼睛。

童建设关心地问：“阿彩，起得这么早？”

阿彩摘下口罩：“你不也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善良、贤慧的女人，长得矮小，约有一米五八的样子，相貌平平，是那种很容易被人遗忘的女人。

“好吗？”

“你是问天气呢？还是问刚刚改建过的四川北路？”

“问你。”

“像我们这种人有什么好不好的？天天这个样子，天天扫马路嘛！”

童建设从车上的小物品箱里拿出两双华钟牌透明丝袜。“给你。”

阿彩没有接。“开清洁车的怎么配穿这个？留着给巾娣穿吧。”她淡淡地说，语气中透出一种幽幽的哀怨。

阿彩和童建设是在一条弄堂里长大的，阿彩妈和方秀云都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从异地流落到上海来的，彼此走动比较勤，感情也就深一些。阿彩妈死的时候嘱托方秀云照顾阿彩。方秀云和童富昌都有这个意思，想让建设和阿彩结婚。阿彩也真的喜欢建设。可是后来，建设和胡巾娣结婚了，阿彩伤心透了，就和环卫局的一个开清洁车的结婚了。那个司机品行不端，挣点钱都用做赌资了，并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挥动拳头打阿彩。阿彩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一天晚上，丈夫输钱回家，借故说她煮了一锅夹生饭，用比垃圾还脏的话骂她。阿彩从前是不回嘴的，这一次她再也忍不住了，就和丈夫对骂，她丈夫恼怒失控地一拳打在阿彩脸上，阿彩被打得像个陀螺转了两圈后小腹不偏不倚撞到床架上，接着是一阵剧疼，她感到下身有液体流出。半年后她

就和那个男人离婚了,至今独身。

童建设将袜子塞到阿彩的手上。“说是给你的,就是你的。”说完开着车走了。

阿彩收起袜子,心想也许建设还在想着我吧?不然为什么给我两双袜子呢?

胡巾娣把大衣橱里的裙子挨条比试了一遍,最后选中了一条酱红色底的白色碎花裙子,上身是一件豹形花纹的低胸紧身衣,嘴唇上的口红让人觉得有些外溢,使人联想起刚刚吃过活物的悍豹。她从阁楼上下来,将一个塑料口袋和一个信封交给方秀云。

“信封里有十块钱,是鸣鸣检查牙齿的钱,让爷爷交给老师。塑料袋里是废纸,不要了!”说完便走了出去。

八年前,从进童家的那天起,胡巾娣就没有叫过婆婆,方秀云也习惯了,童家的兄弟姐妹也习惯了,现在的媳妇不叫公婆的很多,似乎也成了一种时尚。只要家里太平,也就不必计较称呼了。

方秀云和颜悦色地对胡巾娣说:“他爷爷去买早点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上班要来不及了,我就不吃了。”

童富昌给弄堂口毛毛家的水龙头换了一个小橡皮圈,又背着工具包到路口的食品摊上买了大饼油条和四袋牛奶。他知道小儿媳喜欢吃油条,就特意多买了几根,走到弄堂口,正好和胡巾娣打了个照面。

胡巾娣依然没有叫童富昌。

“早点买好了?”童富昌说。

“来不及了。”胡巾娣匆匆离去。

童富昌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找了这么个儿媳妇,这也是命……”他只能在心里这样说。

回到家,童富昌将早点放到桌子上,小孙子鸣鸣从阁楼

上下来，一看到桌子上的早点，小嘴就撅了起来。

“爷爷，我不吃大饼油条。”呜呜说，“奶奶，我想吃鸡蛋。”

方秀云说：“今天没有鸡蛋，大饼油条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呜呜说：“我妈说了，我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早晨要吃一个鸡蛋。”

“要吃鸡蛋让你妈妈买去！每个月交那么点伙食费还想吃鸡蛋？再下去，就要喝西北风了。”

方秀云赶紧插话：“老头子，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呜呜，明天给你买鸡蛋，今天先吃大饼油条。”

没办法，呜呜只好拿起一只大饼啃了起来。

童富昌刚要喝牛奶，抬头一看，老伴面前摆着一碗泡饭，心疼地说：“不是有牛奶吗？”方秀云笑了笑说：“我喜欢吃泡饭。”

方秀云真是舍不得喝牛奶。这个家，全靠她操持，手稍微松一松，钱就吃紧。虽说他们有六个孩子，但这些孩子都是平头百姓靠工资吃饭，没有一个是大款董事长什么的。老大有出息，上了支队长，科级干部，可部队那点工资也够可怜的了。建设一家住在家里，交伙食费也有限，老两口不好意思向他们多要，三个女儿每月也给点钱，但她都把这些钱积攒起来了，说是等到节骨眼上派用场。

呜呜吃完饭，背起书包正要下楼，一摸胸前，绿领巾没带，就喊着让奶奶去拿。方秀云要上小阁楼，童富昌连忙拦住她，说还是让我来吧。自从建设和巾娣在上面筑了窝，做为公公，他很少上阁楼。他和小媳妇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距离”和“外交礼仪”，绝不对楼上的人发表议论，以免点燃“战火”。这也是老伴对他的多次嘱咐。

童富昌踩着狭窄而又陡斜的木头楼梯上了阁楼，四面环顾着：“唉，这个八平方的小天地实在太小了，建设和巾娣

带着一个孩子上门过日子也真是不容易。他看到绿领巾搭在床架子上，便顺手拿了过来，又倒退着下楼。没想到，刚下了两格楼梯，脚下一滑，身体突然坠落下去，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块钢筋水泥构件，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跌滑，但他绝对没有喊叫。

童富昌重重地落到地上，但他的右手仍握着绿领巾的一角。

方秀云正在给孙子系书包扣，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只见老伴躺在地上，头还靠在楼梯上，失去了知觉。她吓坏了，由于过分紧张竟然说不出话来，她浑身哆嗦，想小便，这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落下的毛病。“他爸！他爸……”她呼唤着丈夫。

呜呜也吓坏了：“奶奶……爷爷怎么了？”

方秀云从老伴手中抽出绿领巾交给孙子，并说：“呜呜，快去给你小姑姑打电话，打完电话就去上学去，啊？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

呜呜答应着下楼，一出门就往弄堂口跑，那里有一家卖杂货的小店，有公用电话。呜呜跑到弄堂口，一头撞到一个女人的腹部上。这个女人感到一阵甜蜜，心想，我的那个孩子要是活着，现在也该这么大了。

这是阿彩。

“呜呜，走路不长眼呀？”

“我爷爷从……从楼上摔下来了……奶奶让我去打电话……”呜呜说完就跑开了。

阿彩觉得不妙，立即赶往童家。自从建设和巾娣结婚以后，她就再没有进过童家，她不愿意见到胡巾娣，那是一种特别微妙的心态，是恨？是怨？还是其他？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建兰和建菊也都邀请过她，她就是不去。

阿彩急匆匆地跑进童家，方秀云一见阿彩就喊了起来：“阿彩，不得了啦，他爸从楼梯上摔下来了……”边说边急得

抹眼泪。

“方妈，你别着急，”阿彩上前试了试童富昌的鼻息和脉搏后连忙说：“可能摔着哪儿了，是昏迷……先不要动他，我爸爸当年也是这样的。我这就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

阿彩打完电话回到童家，童富昌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方秀云还惦着孙子，阿彩让她放心。童建强是童家的二儿子，在广灵二路上开了一家小书亭。今天早晨本来要去文庙拿书的，进的十本《比尔盖茨》卖完了，阿六答应再给他十本。接到鸣鸣的电话，他就往家赶，他的自行车铃声是和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一起卷进弄堂的。铃声推开了这不足百米弄堂里的每一家门窗，老老少少都跑了出来，一看医生护士抬着担架进了童家，大家的心都被揪了起来。不少人拥到童家门口想看个究竟。医生给童富昌做了简单的检查，确诊是脑中风，童建强和两个护士一起将父亲搬到担架上，然后又异常艰难地抬下楼，一些年轻人也帮着接担架、送上救护车。童富昌的人缘好，对他的突然发病，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也分外担心。

童家的三女儿童建兰住在凉城新村，那里有复旦大学的一片宿舍。她是童家唯一的一名大学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的。现在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她的丈夫罗平是复旦大学计算机工程系毕业的，大学毕业后分到东海计算机厂工作，后来跳槽，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电脑公司。建兰的公公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去世后，她和罗平继承了那套不大的房子，两房一厅，小康世界。

罗平腰上围着围裙，正在给五岁的女儿喂饭。“老年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哪能没个病，别急，大不了是脑中风。”他淡淡地说。

童建兰的语调中夹着严厉和怨艾：“大不了是脑中风？你少给我罗嗦，这是我爸爸！说得多轻松。”

“你不要误会，我是怕你着急。”他又给女儿喂了一口饭，“望望，爸爸送你去托儿所，你外公病了，妈妈要去看外公。”

“不，我要妈妈送！”望望说。

罗平哄着孩子：“听话！”

童建兰终于又打通了一个电话：“大姐吗？我是建兰。爸病了，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挺重的，其他情况我也不知道。电话我都打了，我马上就回家，你也快点回来！就是二姐家没人接电话。”

罗平抱着女儿：“建兰，我先走了。”

“快走吧，你这个人越到紧要关头，越是罗嗦，钱放哪儿去了？”童建兰问。

“不是你放的吗？”罗平抱着女儿已经走到门口了，又突然转过身来，用一种奇异的眼光望着妻子。

“你看我这脑子……哦，想起来了……”童建兰急得团团转，突然发现丈夫在看着她，“你看着我干什么？”

罗平笑着说：“我想看看我们家的秘密银行放在哪个角落？”

童建兰说：“咱们家有多少钱，你不是一清二楚吗？你这个讨厌的奔腾脑袋，这一千块钱不是你给我买手链的吗？我没舍得买。”说着，从床头的垫子下面摸出一个信封。

罗平放下女儿，从皮夹子里拿出钱来，说：“我这里有两千，你也拿着。”

童建兰说：“你从哪儿来的钱？”

罗平狡黠地一笑，说：“放心，肯定不是偷的，我这里装上了最新的防病毒卡。你呀，大气一点，也别太小心眼了，能多拿就多拿，别和她们比着，为了老人，多拿点钱也是应该的。”

童建兰笑了：“什么时候变得共产主义了，你？”

罗平有些自豪又有点飘飘然：“本人从来没变过。我讨

厌那种家庭，表面上和和睦睦的，可一到了有什么事，就刺刀见红了，要拿钱了，一个个比狐狸还精。”

童建兰说：“你们家的人才是狐狸呢！”

罗平说：“我不是说你们家，我是打一个比喻。好，好，我们家的人是狐狸，你们家的人是……”

望望插嘴：“老虎。”

罗平说：“那我们都该进动物园了。走吧，宝贝。”

申江人民医院是一家市级医院，靠近大柏树，早先这一带是比较荒凉的，现在已是高楼林立，商厦成群了。急诊室里病人很多，所有的观察病床和坐椅上都是病人。不知道是哪一家建筑工地出了食物中毒事件，一下子送来了三十多个民工。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地将病号送来，医生和护士紧张地来回穿梭，显得有些无序、紧张。

童富昌的担架搁在靠近窗口的走廊边上，年代久远的水门汀地面显得有些粗糙，细小的沙粒用脚一捻就脱落了。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到童富昌的脸上，那张本已黑黢黢又棱角分明的脸此时变得红润起来。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阿彩守在担架旁边，望着这个老人，他曾经像父亲一样关心过她，难道他这一次也会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离开这个世界吗？她不敢想下去。呜咽着，没有出声。

童建强拽住了一个年轻的男医生，苦苦央求着，他不能再让父亲躺在水泥地上。“医生，”他说，“我父亲已经昏迷快一个小时了……”

似乎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这位男医生淡淡地说：“你没看见？食物中毒，一下子送来了三十多个民工，他们把床位都给占了。”

童建强着急地：“那我父亲怎么办？他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你要让他在水泥地上躺多久？”就差一点要跪下了。

男医生说：“你说呢？”“我是在问你！”童建强的语调里已经带有火气。

男医生的态度稍微软了一些,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用不着发火,马上就看,好不好?像你父亲这样的病人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让你们等一下,是很正常的。你再耐心地等一会儿,医生正忙着呢!”

童建强简直都要哭出来了:“再等一会儿?他是个老人,等不了那么久……医生,我求你了,行不行?”

男医生说:“我是个实习医生,能做的就是这些,希望你能理解。我理解你,你也要理解我们。”

波音 777 的巨大翼展带着南中国的流光溢彩,对准虹桥机场的跑道飘然而下。后舱的 35F 座上,一个海军中尉正出神地望着椭圆形舷窗外的一切。他几乎能看到被襟翼割成长条的空气带,他觉得那很富有诗意。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导弹驱逐舰上的网状对空警戒雷达也会把湿润的空气割成一条条的。

飞机平稳的滑行停止了。他解开安全带,最后一个走下飞机,一出大厅,就从接站口簇拥着的很多人当中认出了那条盼望已久的白裙子。

“紫薇!”

“谢安!”

都有些火急火燎,也都有些怦然心动,但两个人都不敢轻举妄动,毕竟是海军中尉,毕竟不是花前月下,再说旁边还有那么多游动的眼睛,海军中尉的约会应该是无菌的约会。倒是那个女人忍不住了,将头靠到中尉的胸前,中尉望着女人的一头秀发,那淡淡的夏奈儿五号法国香水的味道使他产生了短暂的恍惚。他冲动地想吻她,又突然停下,静静地望着对方的那一对如同南中国海一般透明而又深情的眼睛。

“我是个丑小鸭,是吗?”女人调皮地说。

中尉说:“不,你是一只白海鸥。”

女人从中尉手上接过一篮热带水果，挽着他的臂腕，中尉则拉着一个ACE行李箱，来到“的士”站，上了一辆“夏利”。“去南京东路山西路口。”中尉说。

车子出了虹桥机场，司机突然问道：“你是南海舰队的吧？”

“哦，是的，我是南海舰队的。”他并没有注意前面的司机。

司机说：“我哥哥也是南海舰队的。”

女人突然“偷袭”中尉的面颊，被“袭击”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淡淡的红唇印。建设从后视镜望着后座上的客人，笑了，那笑里分明包含着羡慕和向往。

中尉说：“是吗？他在南海舰队的哪个部队？”

“驱逐舰支队。”

中尉推开女友，问：“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童建国。”

“嘿，真是太棒了！你哥哥是我的老舰长，现在是我的支队长，我和他的关系特铁，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去年我探家的时候，还到你家去过呢！你爸爸正背着工具袋在弄堂里的人家修水龙头呢。”

“我每天早出晚归的，没见过你。”

“你爸爸好吗？”中尉问。

“我爸爸病了。”司机答。

“不会吧？我来的时候没听支队长说起过。”

“公司刚才打拷机给我，说我父亲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刚刚送进医院，具体情况不清楚。送完了你，我就去医院。”

“那我跟你一起去医院吧。紫薇，你说呢？”中尉说。

“去吧，你不是还给老人带水果了吗？”紫薇将水果篮交给中尉，朝他调皮地挤着眼，“谢安，你刚才不是还说这篮水果是支队长带来的吗？”

谢安明白了紫薇发出的“灯光信号”，马上接口说：“对，

对,我差一点给忘了。”

一个急刹车,四个轮胎在柏油路上滑出两道黑色的痕迹。一个胖乎乎警察迈着快步走了过来,童建设下车,警察的手在帽沿前滑了一下,行了一个礼。

警察说:“知道为什么拦下你吗?”

建设大气也不敢喘,嗫嚅地说:“我……”

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中间夹着一支黑杆原珠笔。“那个标志看到了没有?限速三十公里,你开多少?五十?六十?为什么开那么快?”手指头朝里勾了勾,那意思是说快把驾驶证拿出来。

建设老实地掏出驾驶证,他的手有些哆嗦。“我父亲……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刚送进医院……”他说,“急着去医院,没看到那个牌子……”

“眼睛呢?”警察接过驾驶证看了一眼,漫不经心地翻着。

“眼睛?在……”

谢安走过来,笑着说:“警察同志,责任在我,是我让他超车的,”他掏出钱包和军官证,“我是南海舰队的,罚多少?我来!从轻处罚吧。”

警察说:“你的父亲从什么地方摔下来的?重吗?”

建设说:“不知道……”

“走吧,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急。”警察拍了拍建设的肩膀说,接着又转向谢安,“我是北海舰队复员的,轮机兵。”

谢安说:“南海东海北海,三海是一家嘛!我是干航海的,谢谢你,网开一面。”朝警察敬了个军礼,警察还礼。建设开着车。刚上了内环线高架就给堵在那儿了,一辆辆的车长龙似地,望不到头。

这时候的医院,是另外一番景象。童富昌的担架仍然